

研

經

言

序

余婿沈子彥模初自吳興來謁卽盛稱其師莫枚士
先生之醫學余卽以拙著世補齋初稿介沈子正於
先生而先生亦郵寄所譔研經言屬校并索爲序旣
卒讀乃嘆先生之學之博識之邃深造自得而左右
逢原者有如此也夫本經靈素列之三墳旣非蓬心
人所能領會而如南陽一脈以及脈經病源千金外
臺之所言則皆隨時隨地習見之病而亦視爲鳥篆
蟲書不可測識曾不能用其一方一藥尙何醫之足
云哉君舉於鄉不樂仕進潛心小學出其餘緒以治

醫家言爲之審聲音詳訓詁以經解經復以方求病
遂乃病無遁狀方無虛設如君之學若謾譽以高出
時輩則是誣君而已豈知君者君所著尙有數種應
請先以此冊付手民俾今而後之病人得遇識字之
醫而免天札也里居戢影韓陵片石外無可語者行
將鼓棹游苕霅間登君之堂以所學相質証然亦勿
勿耳沈子何幸而得立雪君門也是爲序

光緒五年己卯三月元和陸懋修拜譔

按先生於甲申四月刊世補齋醫書文十六卷中
於此序多所增改今謹錄其初稿

序

予少與同里莫枚士同治訓詁之學既遭多故余以
軍事馳驅南北與枚士不相聞者數年及余奉諱歸
握手道故則其氣益穆其學益邃且有不爲良相爲
良醫之志其言醫也本小學以讀靈素祧宋元而禡
漢唐與論學之旨同余初驚詫其言而卒無以易也
未幾出所著研經言屬余爲序夫先秦古書存於今
者寡矣幸而僅存又多詰屈奧衍魯魚亥豕非好學
深思不能讀而醫書爲尤甚蓋近古方聞綴學之士
未必通醫家言醫家者流往往不識字不讀書而以

醫爲市卽有一二名家或究心方劑而昧於微言或各執已見而疎於考古無惑乎醫家之不明而世人之多天札也枚士憂之據說文以釋疝癰之殊据玉篇以明癰癰之異而前人之失正焉邪哭則證之巢氏症卽風痴瘦削則證之周禮定爲痠消而舊注之疎補焉蛟龍乃龍咬之譌虺咬有例柔痊實惡寒之症元本足徵而傳刻之譌祛焉洵乎仲景之功臣而俗醫之針砭矣他日推其所學以治天下所造豈可量哉獨念予妄談經濟無裨於世及退而著書亦無成就讀枚士書不能無愧於心也

同治十年七月愚弟陸心源拜撰

研經言

序

二月
河莫氏

--	--	--

序

夫儒者論學動曰窮經非榮古而虐今欲知明而處
當也惟醫亦然醫書之最古者其色脈證治言之尤
確不此之求則徒惑他歧故研經之功於醫恒亟元
明以來仲景道衰其一二求古之醫非不引經以冠
所著而微言大義終歸闕如豈淺嘗而輒止歟亦以
墨守者流根柢既淺而於著述家之義例與古今名
實之異同文字之舛誤知之有未明也豈直如此其
甚者積疑思遁求之不得則曰傷寒非南方所有矣
規之不應則曰古方不可治今病矣種種異說皆由

研經言

序

一月海莫氏

此興則處不當之弊有限而知不明之弊無窮也吳興莫枚士素治小學以研經爲事善論述粵匪之亂習爲醫既有年乃從余遊聆其言蓋以治經者治醫經也所辨論頗有識二年辭去舉於鄉不輟業遂出所著研經言索爲序余序其意如此夫枚士之所知遠矣其於著述家之義例古今名實之異同文字之舛誤誠汲汲矣而廣其意以引於無盡者又枚士之所望於同志者也亦余之所殷然於枚士者也

同治十年辛未秋吳江王寶書序

敘

余於咸豐之季避寇海上時疫盛行流民踵喪盡無以救始知醫之急於人也而學之既有年乃輯眾說考文析義校注傷寒論金匱方論二書繼以金匱論略因集眾症釋名狀立義例作證原及脈法繼又以治病在處方因闡經方作釋例繼又以處方在辨藥因校注神農本草經此外解經之作隨成隨棄錄其存者得百餘首釐爲四卷名曰研經言質之通人以爲他日自鏡之資余不敏凡所論述不敢故爲高深獨標新異惟務切近平實求當乎古人之書之義理

研經言

敘

一月河莫氏

而已記不云乎致知在格物書亦物也讀而格之以
致其知將爲診治地也如曰有裨斯藝以俟能者苕
川迂叟自序

研經言目錄

卷一

原因

原賊邪

原風濕

原榮衛

原易

傷寒溫熱診治論

論河間說傷寒之誤

原瘴

原痧

原胎

成注傷寒論論

五志論

陰陽交并論

蟲論

溫疫總論

瘧論

尸疰疔蒸四大症論

虛勞論

傳尸勞論

肺萎論

正水風水診法論

女勞疸黑疸同治論

吐血衄血便血溺血嘔吐汗出下利滑利八症

異形同診論

思慮致遺論

病無純虛論

用藥論一

用藥論二

湯液論

製藥論

藥驗論

古方用法論

瀉心湯類諸方總論

承氣湯類諸方總論

古方權量有定論論

卷二

學醫說

診訣說

內經熱病說

七傳辨誤說

傷寒傷暑說

疹斑互譌說

古方癥蟲混稱說

扁鵲見垣一方人說

診虛須知勞極說

溫疫說

溫瘧說

溫瘧有三說

黃痺黑痺說

勞疸女勞疸二症說

三消說

痲與瘡併不同說

癰說

藏色單見說一

藏色單見說二

脾脈說

是動所生病說

古湯液丸散同方異法說

雜病治法折衷說

釋證名

釋露

釋瘰癧

釋喘

釋癩

釋淋

釋疝

釋膈

釋痰

釋散

釋毛

釋代一

釋代二

釋鈎毛弦石溜五脈

釋攢

釋解休

釋服

卷三

伏衝解

中風傷寒解

秋傷於濕解

傷寒論六經解一

傷寒論六經解二

傷寒論六經解三

傷寒論六經解四

陽明病胃家實解

腸覃解

蠱阻解

邪解

邪哭解

痠削解

下利解

病遇節發解

陰脈陽脈解

晚發解

鼠瘻解

衄有太陽陽明證解

女勞疸日晡惡寒解

隱指解

陰陽附解

溫病脈法解

奕弱有石解

玉屏風散方義解

磁石治周痺解

人參解

桑根白皮解

百合病用百合解

仲景用桂枝例解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解

桂枝附子湯去桂加朮解

大青龍湯 麻杏甘石湯 越婢湯解

小青龍湯解

當歸四逆湯症解

侯氏黑散解

天雄散解

理中四逆方義解

卷四

素問平人氣象圖文辨

仲景法非北學辨

金匱非論雜病書辨

兩濕溫不可合一辨

溫瘡辨

辨柔痙不惡寒之誤

蛟龍病辨誤

黃痺辨

陰黃辨

內風辨

人迎氣口辨

千金辨誣

研經言

目錄

七

月河莫氏

君火相火辨

龍雷之火辨

甘草粉蜜湯方白粉辨

金匱水菴苔辨

常蜀椒梔辨

癰螺炒辨

駁元陰

駁吳喻二家說溫疫之非

駁臨證指南二條

十三科考

金匱馬刀攷

命門攷

胞門龍門玉門攷

白虎病攷

羊脛骨攷

四十難義疏

訂正素問通評虛實論經文并補注

校正靈樞經脈篇文

讀經脈篇書後

讀仲景書書後

傷寒論跋

傷寒論例跋

傷寒症濕暍篇跋

傷寒論太陽篇跋

讀金匱書後

研經言卷一

歸安莫文泉枚士述

原因

百病之因有八一邪氣二水濕三鬼神四蟲獸五器物六飲食七藥石八人事前五者在身外後三者在身內而八綱之中各有數目邪氣之屬有風日霧瘴有寒暑水濕之屬有露雨有水鬼神之屬有衝擊有喪屍有精彪有禍崇蟲獸之屬有咬螫有影射有遺毒有觸氣器物之屬有金鏃有打壓有觸傷有湯火飲食之屬有禁忌有過多有五味所傷有中毒藥石

研經言

卷一

一 月河莫氏

之屬有服藥過劑有藥誤石毒鴉片人事之屬有喜憂欲恚恐有行立坐卧舉重閃挫墮墜跌仆總計其目二十有餘擬引古論衍成一卷而未遑也略序於此

原賊邪

賊邪者太一衝方之氣因太一之氣不能自旺而來也自太一言之曰虛風自衝方言之曰賊風自受於人言之曰虛邪亦曰賊邪經云邪氣者虛邪之賊傷人也是也病源云冬至之日有風從南方來曰賊風以此推之則春分西風夏至北風秋分東風季春西北風季夏東北風季秋東南風季冬西南風皆賊風也其法不取五行生克而用八方對衝一九相對故子午衝而寒熱可以互勝凡熱極反寒寒極反熱之病準此三七相對故卯酉衝而溫涼可以互勝二八

四六相對二坤熱土八艮寒土四巽溫土六乾涼土
坤巽得溫熱之氣則皆濕土艮乾得寒涼之氣則皆
燥土濕土漸於辰旺於未燥土漸於戌旺於丑故辰
戌丑未衝而燥濕可以互勝靈九宮八風篇文及素
委和之紀眚於三五段及乙丑乙未歲災七宮十五
段文義蓋如此其原出於九疇八卦也

原風濕

漢鄭康成注書洪範曰風中央土氣此言最的土旺四時故春溫夏熱長夏濕秋燥冬寒之氣皆於風見之以五行言曰五氣以六元言曰六氣以四時言曰四氣以五方言曰五風以八方言曰八風自其偏勝者言曰五邪自六氣之偏勝者言曰六淫皆此一風乃天地所以生萬物長萬物茂萬物收萬物藏萬物者也此氣失和則病萬物而又徹乎四時故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以其氣散發故經又以風爲木氣而屬之春猶濕亦爲土氣而經或屬之秋也夫濕有數

種第古人於水土之蒸氣正謂之濕而五氣之濕統
於風水穀之濕直云水若飲分別綦嚴近世概以濕
目之然古人治濕之方不可以治今之所謂濕也

原榮衛

據素問注

人有三氣衛氣出於上焦榮氣出於中焦二者皆氣也二氣合行於心肺之間則積而爲宗氣本無形質必有所附麗以行故榮行脈中附麗於血衛行脈外附麗於津惟血隨榮氣而行故榮氣傷則血瘀津隨衛氣而行故衛氣衰則津停治血以運化榮氣爲主治唾以溫通衛氣爲主知乎此而營血衛氣之說可以息矣且也血所以濡脈津所以濡筋傷寒汗後四肢拘急此津不濡筋之故而榮之行自手太陰始故靈經脈篇序十二經以手太陰爲端衛之行自足太陽始故靈經筋篇

序十二經以足太陽爲端知乎此而心榮肺衛之說

可以息矣

衛出上焦據王素問
注今靈樞上作下誤

原易

病之得於歲氣者一自正氣來一自時氣來正氣爲病以傷寒傷暑爲最著時氣爲病以冬溫寒疫爲最著皆以其極偏也正氣太一方之王氣本不病人而人自觸之謂之以人干天時氣對衝方之戾氣本能病人而人適中之謂之以天令人以人干天則觸之者病而不觸者無與焉以天令人則中之者固病而不中者卽染之人氣處於獨天氣統於同所以正氣病無易時氣病有易也正氣雖過中而不厲時氣卽稍弱而已毒所以正氣病縱如傷寒傷暑之重而不

易時氣病縱非冬溫寒疫之重而亦易也今傷風欬嗽有相易者以此欬嗽亦自時氣來

傷寒溫熱診治論

所以謂傷寒熱病有別者別於診不別於症別於法不別於藥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診之別也然而傷寒傳變則亦身熱傷暑發狂則亦氣盛非症之無別者乎淺人誤認職是故耳傷寒皆先汗後下溫熱或先下後汗法之別也然而汗則麻葛下則硝黃傷寒之汗下以是溫熱之汗下亦以是非藥之無別者乎由是推之傷寒雖因於寒一經化熱舍黃連石膏更用何藥以涼之溫熱雖已爲熱倘或過治舍乾薑附子更用何藥以溫之人生之患縱

有萬端本草之數止此一定藥可通用方何獨不可
通用近之解傷寒論者執其中之白虎黃芩等湯以
證此書之兼出溫熱治法彼將謂傷寒病始終不宜
寒藥溫熱病始終不宜溫藥乎噫醫可若是之固哉

論河間說傷寒之誤

寒之爲氣雖截然與熱對峙而其傷人也則隨人虛實而爲病其人實則寒不能深入但著於皮膚而閉其腠理卽不得不熱其人虛則寒無所隔礙遂過乎肌表而達於藏府卽不得不寒苟取素風論之旨繹之卽知仲景方論寒熱襍見之故矣若素熱論人傷於寒則爲病熱云云乃專主寒邪在經之常法以答篇首六七日之間不兼直中言與仲景爲寒字盡致者義別河間泥此遂謂傷寒有熱無寒概指通脈理中等症爲得之寒藥誤下非惟厚誣仲景并誤會內

經也寒之乘也猛於他氣故例曰其傷於四時之氣
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河
間乃謂溫熱涼寒皆取傷寒而分其微甚是以傷寒
爲四氣病統稱豈其然乎寒之藏也厯春至夏則陽
氣大泄而不能復留故例止云寒毒藏於肌骨至春
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河間乃續之曰秋變爲濕
病冬變爲正傷寒如此任意增改其不足與語傷寒
也明矣

原瘴

古者於隔蔽之義字止作障說文云障隔也是也其作瘴作鄣者係通借字由是山之隔蔽者卽易以山而作瘴其因山之隔蔽致少風多濕蒸而爲氣足致民病者又易山以疒而作瘴觀於字孳之義而瘴之屬濕可知已瘴取隔義則與地氣發天不應之霧相似而與天氣發地不應之霧爲對但患霧氣者千金自有症治與治瘴之度障散不同足徵近世混瘴於霧之非病源通瘴於疫余見東洋足本於青草黃芒瘴候較中國本多四百餘字所列瘴病證治獨詳

第其稱嶺南之瘴猶如嶺北傷寒似戾乎他論當是指其盛行之勢相例耳故其病不隸於傷寒諸候而隸於癘疫要之濕疫乃疫中之一端未可以概疫也外台又呼瘴爲瘧要之濕瘧亦瘧中之一端未可以概瘧也聖濟總錄論瘴與巢王異而診治加詳亦足補前人所未備大抵瘴之發也自有挾寒挾熱二者寒者白芷桂枝防風樨榔等已在度障散方中熱者犀羚見本經及綱目集簡方江南山多之地其瘴雖不比嶺南之甚然塗泥卑濕水氣適爲瘴助往往於溫及暑病發時錯出其間故尤於犀羚宜也三吳老

醫善使犀羚蓋自此始相沿既久遂有混施之而失
當者

卷之四

一

二

三

原痧

詩疏謂江南有射工一名短弧含沙射人病源卷二
十四分其種類爲射工沙虱溪毒三者其中人狀皆
如傷寒有惡寒體熱四支拘急頭痛骨骨屈伸張口
欠欬等候本草綱目四十二溪毒射工毒沙虱毒三
者相近俱似傷寒故有挑沙刮沙之法其腹痛悶亂
須臾殺人者謂之攪腸沙據此諸說則痧本作沙卽
指射工所含者言也其沙着人肉則或挑或刮以出
之證治相符的有明徵後人踵用其法不能灼知是
否爲射工病但見惡寒發熱狀如傷寒者卽用之於

是治痧之法遂混入治暑中所以誤者以射工毒亦盛行於夏故爾然夏月人氣自虛倘非沙毒而用刮挑則邪氣被却不得出有因而增病者矣診者審之至沙加疔旁作痧而近醫遂云感觸痧穢乃天地間另一種氣此所謂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也

原胎

胞宮血氣之生源有靈機故有化機不可有一物入
留其中有之則血氣隨物而裹卽令經閉腹大謂之
胎也第其入留之物有內外之別由內入留者本氣
所結故無所成由外入留者他氣所感故有所成二
者皆於經行初淨得之有所成者必如其所感當經
行後感男子之精卽成爲人感蟲蛇異物之精卽成
爲蟲蛇異物至其生時皆有可驗此自外入留者二
也其自內入留者四一爲氣多怒之婦當其經行胞
淨氣乘虛入則血與氣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

氣胎治之下其氣而消一爲液多痰之婦當其經行胞淨痰乘虛入則血與痰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痰胎治之下其痰而消一爲水靈樞謂之石瘕與氣液二胎同法治之下其水而消一爲血當經行時或因舉重或因犯房致經事不卒血瘀胞宮亦令人經閉腹大絕似眞胎治之下其血而消以上四者係婦人本氣所結法與感異而與積聚同細攷病源八瘕及魏之琇續案自知其故病源又有鬼胎云是精彪入藏所致然鬼交多在夢寐非眞有施泄焉得似胎若精物意在吸取人精令人瘵死亦非有所施泄

焉得似胎以今俗稱痰胎爲鬼胎推之疑病源所云
鬼者亦對人言之耳但須分別此五者方能各盡其
法如概予以統同之號卽概施以安鎮之藥多不效
也嗟乎醫學不明難免閨門不白之冤仁者可不究
諸

[illegible]

成注傷寒論論

王叔和之次仲景論也有義有例各以類從無可議者成氏卽用其本故與玉函經次同其六經六篇又與千金翼次同由晉而唐而宋卽此本卽此次也何自明以來諸家竟以顛倒移易爲能哉夫成氏至八十歲始注此書則見聞廣閱歷深宜其辨別之精若此然於脈證方藥則當而於章節義例則踈如六經篇首不注明太陽陽明等之謂何與太陽諸症獨舉頭項強痛惡寒以爲端陽明諸症獨舉胃家實以爲端之義云何若平脈法寸口趺陽兩脈迭舉經意自

研經言

卷一

三

月

有所指成則各分段隨文以注之使讀者茫然不知其何謂凡此皆成氏之踈欲窮經者尙須參考病源千金等書以自得之勿墨守一家也

五志論

人應乎天天有元陽元陽者升於春春時陽半在下陰半在上陽氣欲升而不能遽越當旺而不能自如則有雷霆以彰之人應之爲事未遂其志拂拂然怒之象也春應肝故肝爲怒怒生於恨成於憤恨而不已爲怨爲愠爲恚憤而不已爲奮爲發爲自強元陽者泄於夏夏時盛陽在上微陰在下陽氣盛滿於己而若自得輕易乎陰而不措意則有炎暑以彰之人應之爲事已遂其志怡怡然喜之象也夏應心故心爲喜喜生於盛成於玩盛而不已爲舒緩爲惰爲安

玩而不已爲狎侮爲復爲自足元陽者平於中央此時陰陽和勻旣籌及於陽之勝又預計夫陽之敗則反覆以存其變焉人應之爲思患而預防又土爲萬物所歸和者偏者皆歸之春氣溫而極於季春夏氣熱而極於季夏秋氣涼而極於季秋冬氣寒而極於季冬靜觀以持其常焉人應之爲閱歷多而是非熟二者思之象也中央應脾故脾爲思思生於先成於後先事而思爲慎爲戒爲畏爲自虛後事而思爲樂爲慕爲智爲自矜二者皆思之所爲如是則勞矣故脾主勞元陽者收於秋秋時陽半在上陰半在下陽

氣就衰而日受陰之剝已退而日視陰之長則有悽切之氣以彰之人應之爲事將敗其志慙慙然憂之象也秋應肺故肺爲憂憂生於慮成於悔慮而不已爲拘爲愁爲不安悔而不已爲悲哀爲哭爲自咎元陽者藏於冬冬時微陽在下盛陰在上陽氣避陰之方張而不出防陰之滅已而自懼於是乎水冰地坼寒風冽凜而陽氣惟不樹聲色以避之人應之爲事已敗其志惕惕然恐之象也冬應腎故腎爲恐恐生於暇成於怯暇而不已爲退爲優游爲呻吟怯而不已爲愧爲伏爲自餒

研經言

卷一

五

陰陽交并論

陰陽交并二者乃熱病表裏俱實者之診法也其表裏俱實而復相連互曰交續自分清曰并陰交者裏實較盛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并陽則初似陰交而復得汗脈漸靜以裏散表解也陽交者表實較盛故脈常躁盛而不得汗并陰則初似陽交而一得汗熱卽泄以表解裏微也故交者皆死并者皆生脈經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也得上當有復字脈經熱病煩已而汗脈當靜太陽病脈反躁盛者是陰陽交死復得汗脈靜者生又曰熱病已得汗脈尚躁盛大熱汗之雖不汗出若衄是謂并陽故活皆言復汗

研經言

卷一

六月河莫氏

也此合陰交與并陽言之又曰熱病脈常各本常作

誤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躁盛得汗

出者生也此合陽交與并陰言之陰極陽極卽裏實

盛表實盛之謂大抵表裏俱實之症不交則并不并

則交死生之關捷於反掌史記倉公傳脈法曰熱病

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

熱雖未盡猶活也繹倉公不交并陰四字則知其轉

易間難逆料矣診交之法又有進退諸證在脈經中

此皆診決死生之要切宜究之復得汗以症言非以

治言故有下之而始
得汗者

素問所言實止是陰交於陽交無涉統稱陰陽交者猶男之陰易女之陽易統稱陰陽易也

蟲論

三口九蟲與人俱生無所假也外此必有所假而生如癥瘕門之驚癥蛇瘕雞雛及諸瘕門之蠅蜋蚘蟥蝮蟻等名皆因飲食而假外之蟲氣以生其結於腸胃之募原爲癥瘕散於經絡爲瘕也至若五藏之勞有五藏之蟲五色之風有五色之蟲則並不假於外之蟲氣以生若曰人身血肉可化異類毋乃誕乎此必假內之蟲氣以生也內之蟲氣三口九蟲是也大抵邪入而與三口九蟲相感則孕而生蟲猶之六淫之感人本以人五藏所稟五行氣應之也夫何足怪

病源卷二十三云尸蟲常接引外邪爲人患害又陰
尸者初著之狀起於皮膚內卒有物狀如蝦蟇經宿
與身內尸蟲相搏如杯大動搖掣痛不可忍者多因
天雨得之此外邪與尸蟲相感之證風勞生蟲亦猶
是也知此始可與論尸注疔蒸諸大症若僅執熱極
風生之說猶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又況以隋
唐言蟲諸論爲不經而棄之哉

溫疫總論

寒與熱爲定名溫與疫爲虛位傷寒例雖以溫兼正氣疫貼時氣其實溫者蘊也疫者役也苟有蘊蓄在內而其病如相役使者不論寒熱皆得稱爲溫疫例據時稱以示別不必泥看能知此義而後百家之言溫疫者可一一以意逆之也夫溫與疫旣爲虛位則其爲病不一但因於寒暑而又有四時不正之氣挾之則爲天行溫疫屬傷寒若因於寒暑而又有山川林谷及天地霖霧之氣抑之則爲瘴疫溫瘴亦通稱爲溫疫因於寒暑而又有鬼神之氣乘之則爲癘疫

亦稱溫疫屬雜病若因於寒暑而又有飲食之氣間之則發爲雜病如霍亂瘧疸之類皆不稱爲溫疫屬雜病條分縷析而後溫疫諸雜出之論不至目炫此溫疫數者中惟鬼神一因與因於寒暑者言多相混近世不能分別須細參病源卷十瘧疫瘴氣兩候及千金卷九辟溫篇自明病源瘧瘴不與溫病同篇而另列爲一卷千金以兩溫分居二篇首尾豈無意哉而鬼神之不兼溫疫者自屬中惡與傷寒法無涉猶瘴不兼溫疫但謂之瘴飲食不兼溫疫但謂之傷飲食而已

瘧論

葉案治瘧不用柴胡徐評非之解之者曰治傷寒少陽正瘧用柴胡治秋閒寒熱類瘧不用柴胡泉應之曰否不然素瘧論以夏傷於暑爲端而餘瘧附焉是秋閒寒熱之爲正瘧經有明文病源千金皆本經說外臺旣列病源之論而所集方不下千首鮮用柴胡者可見謂秋閒之寒熱不用柴胡則是而指爲類瘧則非仲景於少陽篇明言往來寒熱形如瘧狀如瘧二字正類瘧之謂少陽症之爲類瘧出於仲景親口今反指爲正瘧何耶但諸醫猶止誤於論症徐氏則

并論治亦誤何以言之傷寒邪從表入其裏無根以柴胡提之則出夏秋之病新涼在外而蘊暑在中其裏有根若以柴胡提之則外邪雖解而內熱卽升橫流衝決不可復制往往有耳聾目赤譫語神昏汗漏體枯延成不治者不得不以徐說爲淫辭之助也噫亦究古訓而已矣

尸疰疳蒸四大症論

五尸五疰五疳五蒸襍病中四大症也仲景傷寒始言蒸蒸金匱狐惑實開疰症而走馬湯治飛尸癩肝散治冷疰已略具大綱矣至巢源肘后千金外臺諸書始暢厥論以爲內科專家最重之任也近世書中鮮有之非近世無此四症也醫者遇尸疰詭以肝氣目之遇疳蒸詭以勞病目之相沿旣久遂不措意因不列名耳然尸疰二字涉於不祥疳蒸二字僅見兒科今若稱此以告諸病家及加諸年壯不幾駭人聽聞乎古名誠難復也但須於肝氣一門知有尸疰二

症混其中於勞病一門知有瘡蒸二症混其中隱其名而存其實則臨症了然矣至古人治此四症之效方亦欲爲大醫者所不可不備也

虛勞論

今之所謂虛勞古之所謂蒸也古之所謂虛勞今之所謂脫力也金匱必列虛勞者以見傷寒自有因脫力得者也俗稱脫力傷寒本此知此而金匱虛勞諸方能用之矣

俗稱脫力不專指疲勞言凡五勞皆在其中

脫力有成痼疾

者有在一時者有蓄一處者苟因勞傷氣血不復皆得稱爲虛勞人但泥於弱症損症之不起者爲虛勞而不知彼特其一端也若一時一處之虛勞則或待治而後愈或不治而自愈無甚足異第既有虛勞之因風寒隨而入之金匱本爲風寒盡其變故渾言之

曰虛勞不復分別其爲何勞推而準之傷寒勞復乃
虛勞之在一時者亦不分別其若者爲操作之勞若
者爲房室之勞也依義本當列此篇末編傷寒論者
欲其便覽移置如此耳他如脈經云病人一臂不隨
時復轉移在一臂者此爲微勞營衛氣不周故也久
久自愈乃虛勞之着一處者亦不分別其爲何勞亦
以有本病可列故也此經又有勞瘵千金外臺有勞
嗽勞聲凡在一時及着一處者皆仿此讀古人書須
辨其名以究其指醫亦如之誠能知此何至以建中
湯等方誤投之蒸病也哉

傳尸勞論

外臺始有傳尸勞之名歷宋至今皆著於錄嘗欲問其爲何病則諸老醫無能言之者及泉習之有年乃知傳尸勞者合尸疰疳蒸四大症以名之也初以體虛受邪入感尸蟲於是沈沈默默無處不惡而不能的言所苦此時名之爲尸可也甚而發熱喘促額赤名之爲蒸可也及其項間生塊唇口喉舌皆瘡名之爲疳可也至差而復劇死而傳人則爲注矣備此四症故方法不一各據見在爲言也古人殮殍無辜伏連尸注等稱亦各據一端爲言也余幼時胞姑有病

此死者及長而嫡妹又病此死然皆不傳染殆相似而未酌者歟要之已備尸疳蒸三大症矣遇是症者倘能分別論治其於古方清熱調胃殺蟲諸法庶不貽誤特未必其果愈耳

肺萎論

肺萎肺之大葉不舉也其外症以欬而唾白沫者爲眞病源或兼欲欬不能欬及嘔逆小便言之成無已注傷寒論則以咽喉不利唾膿血爲肺萎皆非的候惟外臺引許仁則云肺萎之狀唾白如雪細沫稠黏此八字深得仲景言外之意最爲的當若巢成所說乃其兼症或有或無未可必也肺萎病當屬六極氣極之一也多在久嗽之後骨蒸之餘其甚者白沫中帶血且或帶膿焉故金匱云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萎數實者爲肺癰仲景以脈之異辨其症之同亦

可知膿血不獨肺癰有之詳余所撰證原中

正水風水診法論

目裏腫頸脈動時欬諸症正水與風水同但有此諸症而按其腫上隨手起者正水不起者風水以此爲別且必股冷腹大乃爲正水已成則正水重於風水也靈水脹水始起也目裏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腫俗本腫作腹今從病源引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金匱水氣視人之目裏上微腫如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文義甚明病源於水腫全據靈樞於風水全據金匱分別當已惟風

水久久變成水病則亦按之隨起故肘后方曰水病之初先兩目上腫起如老蠶色俠頸脈動股裏冷脛中滿按之沒指腹內轉側有聲此其候也不卽療須臾身體稍腫腹盡脹按之隨手起則病已成非與經違也葛意以風水爲正水之初起而渾言之曰水者亦以有股裏冷一症耳實與諸經相成也

女勞疸黑疸同治論

千金及外臺引金匱黃疸篇文皆以硝礬散症爲女勞疸而近效云女勞疸療與黑疸同病源則曰女勞疸之狀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難因大勞大熱而交接竟卽入水所致也黑疸之狀小腹滿身體盡黃額上反黑足下熱大便黑是也夫黃疸酒疸女勞疸久久變成黑疸據巢說則金匱硝礬散症經文當斷自旁光急以下十六字屬黑疸獨日晡發熱惡寒爲女勞疸的候餘則女勞疸久久變爲黑疸之候也如此疏解則於經文得之二字及因作二字

語氣極合巢氏眞善會仲景意者其硝礬散本是治
黑疸之方以黑疸與女勞疸同治故金匱不別言之
近效之說信而可徵詳余所撰金匱方論注中

吐血衄血便血溺血嘔吐汗出下利消利八症

異形同診論

亡血之大症四吐衄便溺是也亡津之大症四嘔利消汗是也吐血出於賁門與嘔吐同衄血名爲紅汗與汗出同便血出於魄門與下利同溺血出於胞與消利同八症以四屬之殊途而同歸爲亡津亡血之最大者也靈樞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是津血同類又手陽明主津足陽明主血是津血又同經津血之爲物旣同故八症之爲診從同八症之由熱得之者並以見陰脈及陰症爲欲已見陽脈及陽症

爲未解其由寒得之者並以見陽脈及陽症爲向愈
見陰脈及陰症爲將脫俱詳靈素脈經等書不贅引
凡辨症有當分而觀之者如痰飲篇是也有當合而
觀之者如此篇是也

思慮致遺論

心藏神脾藏智與意腎藏精與志人之思慮智意主之智意之運用神主之故或曰思慮傷心或曰思慮傷脾者舉一言之也究之思慮之始構也則因心以令脾及思慮之既竭也則因脾以累心是傷脾重於傷心矣大抵五志所傷每以過極而氣并思慮之過氣并於脾故經曰思則氣結并乃結也五行土克水水主冬爲閉藏脾實則有火火性發洩以過極之實乘受克之虛以發洩之性變閉藏之常而復以脾病累心之故處以無主之神於是乎恍惚離散而精以

泄經云有餘則夢予脾以氣并而見爲有餘故夢以
精予人也論是症者自當以脾火上蒙心神下克腎
水爲正或概執諸熱屬心之說以相列見其與五行
生克之理不合遂據易水火既濟未濟二卦證成心
腎不交之論豈知易象止取貞悔爲義並非實事若
移此以論病則大畜天在山中大壯雷行天上亦將
信爲事之所有而以肺入脾中心行肺上者擬其病
象何如乎夫立論當取其推而皆準者

病無純虛論

以人之虛因天之虛爲賊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寒自秋分至春分之熱是也以人之虛因天之實爲正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熱自秋分至春分之寒是也總言之則寒熱二者以應二氣析言之則寒熱涼溫四者以應四時而皆生於風故內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風之溫者必挾濕其涼者但爲風與寒熱分主四時靈九宮所謂春濕夏熱秋風冬寒是也然濕與寒熱惟當其王時則有之而風乃四時皆有故風之病人獨多人以勞役解脫喜怒陰陽飲食醉飽人鬼

驚恐跌打墮壓蟲獸咬傷而致虛有一於此則風卽
瘳之其在濕與寒熱之令及有賊邪時者亦各瘳之
故曰邪之所瘳其氣必虛第旣瘳之後反見爲實其
爲狀也有相半者有相過者無純虛也惟大病被汗
吐下後邪去而氣血不能遽復及婦人新產後血液
去而形氣不足以充則純虛然一在病後一則非病
不可以治病之法治之夫病無純虛則方無蠻補無
足怪者或難之曰老年聾盲非純虛乎答曰此亦風
也老年血氣當衰藥不能托且托之而後者乘虛續
至故永不愈耳其不愈者在虛其爲病者仍屬風

用藥論一

藥性有剛柔剛爲陽柔爲陰故剛藥動柔藥靜剛而動者其行急急則迅發而無餘其起疾也速其殺人也亦暴柔而靜者其行緩緩則潛滋而相續其起疾也遲其殺人也亦舒無識者好爲一偏其害不可勝言而中立者因有牽掣之說焉豈知柔者自遲不能強之使速剛者自速不能強之使遲遲速並使遲者必讓速者以先行下咽之後但見陽藥之行陽不見陰藥之行陰若病宜於陽則陰藥初不見功而反懷禍於陽藥已過之後若病宜於陰則陰藥未及奏效

而已顯受夫陽藥反掌之災是以中立者亦謬也總
之對病發藥斯爲行所無事

用藥論二

凡藥能逐邪者皆能傷正能補虛者皆能留邪能提邪出於某經者皆能引邪入於某經故麻桂發表亦能亡陽苓瀉利水亦能燂津於此知無藥之不偏矣惟性各有偏故能去一偏之病若造物生藥概予以和平之性何以去病乎夫亦在馭之而已馭之能否全在醫者識症有定見俾逐邪者辨其正之虛不虛而邪去正自復補虛者知其邪之盡不盡而正勝邪難干斟酌輕重之間分別後先之次神明於隨症用藥四字方法之能事畢矣何必朋參耆而仇硝黃哉

[illegible]

湯液論

湯液亦飲也素經脈別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肺朝百脈行精於皮毛毛脈合精通調水道下輸旁光水精四布五精並行其言飲入胃後上下先後分布之序卽藥入胃後與病相當之理以其先布於上故遇輕清之藥則先發而與上病相當但先發者先罷至水精四布而後輕清者已無力矣其不能治下而亦不足礙下者勢也若重濁之藥其發既遲當其輸脾歸肺之時尙未盡發必至水精四布而後藥力始畢達而與下病相當此輕

清治上重濁治下所由分也經曰近而奇偶制小其
服遠而奇偶制大其服皆取藥發遲速部位高下爲
義其入藏者亦止云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攻如酸
先入肝云云不必不入他藏也後人不知古人製方
之意遂謂某藥入某經某藥兼入某經則試問胃氣
被藥氣使乎抑藥氣被胃氣使乎夫固不辨而明也
乃或誤宗其說如桂枝湯方見其主治太陽病多因
以桂枝爲足太陽經藥殊不思太陰病亦用桂枝而
眞武理中四逆皆有加桂之例吁可怪也總之湯液
治病分氣味不分經絡與針法大異

製藥論

自雷斅著炮製之論而後世之以藥製藥者愈出而愈奇但因此而失其本性者亦不少藥之有利必有弊勢也病之資利不資弊情也用之去弊勿去利理也古方能使各遂其性如仲景小半夏湯類凡生薑半夏並用者皆一時同入之非先時專製之正欲生半夏之得盡其長而復藉生薑以隨救其短譬諸用人自有使貪使詐之權衡不必胥天下之菲材而盡桎梏之使不得動也各遂之妙如此若後世專製之法在臨時修合丸散而卽服者猶可倘預製備售則

被製者之力已微甚而至再至三至十餘製則取其質而汨其性其能去病也幾何近見人治痰瘡於肆中求半貝丸服之無效取生半夏貝母爲末和薑汁服之卽效但微有煩狀耳於此可類推已或薄古法爲踈盍思之

藥驗論

凡中病之藥服後半日許可驗其當否者大法有三
一則藥到病除如靈樞不得卧用半夏秫米覆杯卽
卧及他方所云一劑知二劑已者是也一則服藥後
別生他病非藥之祟正是病被藥攻拒之使然如傷
寒論太陰病服桂枝湯反煩風濕相搏服朮附湯其
人如冒狀者是也一則服藥後所病反劇非藥之誤
正是以藥攻病托之使然如證類本草成訥進豨薟
丸方表云臣弟訢患中風五年服此丸至二千丸所
患愈加不得憂慮服至四千丸必得復至五千丸當

復丁壯是也第一驗人所易知其第二驗恒易令人
疑惑自非識病辨脈確有把握必將改易方法以致
轉輾貽誤者有之若第三驗則必訾之議之因而棄
之矣然數十年目見耳聞第三驗最多如傷寒初起
及瘧痢方盛之時投以中病之藥往往增劇第二驗
次之第一驗最少世人狃於第一驗之快而欲以概
其餘噫此事真難言哉

古方用法論

古者每方各有主藥用其主而進退其餘可云從古某方加減如用其餘而去其主卽不得稱某方矣仲景理中湯一名治中湯蓋取別錄人參調中兩字是人參乃其主藥也桃花湯取赤石脂一名桃花石爲義是赤石脂乃其主藥也若去人參赤石脂用其朮乾等而稱理中桃花則失其義而襲其名陋乎不陋非獨經方爲然也雖後世亦有之丹溪治六鬱越鞠丸方以川芎山梔爲主緣川芎卽左傳鞠窮山梔本草一名越桃故各摘取一字以名之以見能治鬱者

之全在乎此若不用芍梔用餘四味尙能再稱越鞠
乎本草經用之藥僅四五百種而自漢至明方以億
萬計隨舉數味以成方皆當有合於古舉其相似者
反遺其相同者矣昔徐靈胎謂葉天士用局方逍遙
散而去柴胡非以此哉學者可以類推

瀉心湯類諸方總論

諸瀉心皆從小柴胡來小柴胡以柴薑治半表芩參
甘半治半裏茲則去其治半表者參用陷胸法而隨
建主藥故當分數類觀之半夏瀉心湯卽小柴胡去
柴薑之治表加乾薑黃連以和胃也其生薑瀉心湯
與甘草瀉心湯皆卽半夏瀉心湯原方而主藥略增
從金匱有人參三方不外乾薑黃連者以此處心下痞乃胃

虛上逆所致與表陷之痞不同故重在和胃也其主
藥皆在小柴胡中自爲一類其乾薑黃連黃芩人參
湯則截半夏瀉心之半而爲之其黃連湯又卽半夏
研經言

瀉心去黃芩加桂枝者但二方皆重用黃連使與乾薑並視半夏瀉心爲小變也黃芩湯卽截小柴胡之半而加芍藥以治腹痛其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卽小柴胡去柴參加芍藥也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黃芩自爲一類旋覆代赭湯卽小柴胡去柴芩加旋代增薑減參者故以旋代命名厚樸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卽小柴胡去柴芩加樸增薑減參者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生薑白爲一類其橘皮竹茹湯卽厚樸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去樸半加橘皮竹茹大棗增甘草故以橘皮竹茹命名其橘皮湯卽取其方中二味

爲之二方自爲一類小半夏湯乃抽小柴胡方中治
嘔之品而倍其分者其生薑半夏湯卽半夏之法而
小半夏加茯苓湯屬焉其半夏乾薑散卽生薑半夏
湯去生薑加乾薑者意固重在溫胃與生薑溫經略
殊而大半夏湯卽半夏乾薑散之變焉者也其乾薑
人參半夏丸卽半夏乾薑散加人參倍半夏者六方
皆從小半夏湯來主小柴胡方中有一類
心湯方中有一類附胸來大黃黃連瀉心湯卽瀉心湯原
方去黃芩附子瀉心湯卽瀉心湯原方加附子三方
不外大黃黃連者以此處心下痞乃表邪內陷所致

與結胸之義相同而與半夏等三方病症不同故重
在下實乃由瀉心而將入承氣也

承氣湯類諸方總論

胃實則不調承氣意在調胃故或以調胃二字冠之大黃下一切積芒硝軟一切堅攷之本草皆屬蕩滌腸胃之品故仲景合二味以治胃實而一切病胃實者準此其用甘草不過和硝黃之味而已不必泥和中益氣謂爲調胃二字命名之所在也此本籠統之方用之者隨症加減往往師其意而易其名故見腹滿則加樸枳去甘草爲大承氣見腹滿不結者則加樸枳去硝草爲小承氣有瘀血則加桃桂爲桃核承氣見水結則加甘遂去草爲大陷胸見吐食則去硝

爲大黃甘草湯一方生五方有糸不紊若夫從大承
氣來者則去硝爲厚樸三物湯三物合桂枝去芍藥
湯爲厚樸七物湯皆主厚樸也其從小承氣來者則
差其分爲厚樸大黃湯差其分而加芍藥二仁爲麻
仁丸皆主大黃也其從桃核承氣來者則大黃廬虫
丸桂枝茯苓丸抵當湯及丸皆主桃核也其從大陷
胸來者則大陷胸丸十棗湯甘遂半夏湯皆主甘遂
也而已椒薤黃湯又從大陷胸丸來以同用葶薤也
其大黃硝石湯備急丸大黃附子湯卽承氣之隨症
加減法也而小陷胸湯白散則又因所治之部位略

高而師承氣之意以變焉者也小陷胸主心下結痛
與心下痞相近故又生出瀉心一派來小陷胸主胸
有黃涎與胸痺之頑唾相近故又生出栝蘘薤白一
派來要之白散之下以巴豆小陷胸之下以栝蘘其
栝蘘薤白湯栝蘘薤白加半夏湯枳實薤白桂枝湯
三方皆從小陷胸來

--	--	--

古方權量有定論

從來攷古方權量者人各言殊大半誤以漢制當之耳豈知經方傳於仲景而不自仲景始外臺卷一謂桂枝湯爲歧伯授黃帝之方而分兩與傷寒論悉同可見經方傳自上古所用權量亦上古制非漢制也千金備詳神農秤及古藥升之制蓋古醫權用神農量用藥升於一代常用權量外自成一例仲景而下訖於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方皆然迨隋唐人兼用大兩大升而後世製方遂有隨代爲輕重者此古權量所由湮也 國朝吳王繩林所攷宗法千金參以

考訂定爲古一兩當今七分六釐古一升當今六勺
七抄洵不刊之論無間然矣其書載在吳醫彙講中

卷一終

湖州王文光齋變記老店鐫刻